

“走出误区”丛书

赌 博 论

——关于赌博的综合防治研究

屈 明 著
本书顾问 曹仁杰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9·长沙

“走出误区”丛书编委会

主编：文清源

编委：张 浩 涂争鸣 吕耀怀
李建华 周小毛 黄 河
王静芳 周才文 文援朝

关于“走出误区”丛书的说明

“走出误区”丛书，是由《错误论》生发出来的又一丛嫩苗，是“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的续篇。

我从1983年开始探讨错误问题，1991年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我的处女作《错误论》。《错误论》面世后，出乎意外地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并获得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奖励。1992年春，该书的责任编辑赵炬先生提出以《错误论》为基础稿一套丛书的设想，先后两次来长沙联系，由我们提出丛书的名称和丛书的书目及提纲。在曾钊新教授的主持下，作者们按计划完成了“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的撰写工作。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曾钊新教授和我主编的“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交给社会以后，我们感到意犹未尽，加之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和发行科科长程滨同志对我们这一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给予热情支持，于是便促成了这套“走出误区”丛书的写作与出版。曾钊新教授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更出于提携后学的考虑，主动摘冕不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但他自始至终关注这套丛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这套丛书所列入的错误、腐败、欺骗、越轨、自私、诡辩、迷信、挫折、赌博、毒祸等问题，究竟是误区、险区、疫区，甚

至是死亡地带？抑或是兼而有之？见仁见智，读者裁决。我们所希望的是：生活中尽量少有一些区域，即使有了，也应该尽快尽早地消除它们。这就是我们撰写这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只是一群追求真理的学人，绝对不能自诩是已经获得和掌握了真理的里手，但是，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绝没有用真理换面包的企图。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我们这套丛书，也决不会例外。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怀疑、诚心的商榷和中肯的批评。善意的怀疑是锤炼真理的大锤，经过它的不断敲打，真理将放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诚心的商榷和中肯的批评是繁荣学术、发现真理的必要手段，运用这一手段，通过追求真理的人们的相互砥砺，人们将不断地发现和发展真理。

研究涉足这套丛书中所列举的负面现象，也许容易引起争议与非难。但是我们是处在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清明时代。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探索，多年来一直得到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这是令我们庆幸和秉笔的力量之源。因此，参加“走出误区”丛书撰著工作的全体同仁密切合作，孜孜不懈，缜密思考，仔细斟酌。这套丛书难免存在一些纰漏，但这决不是“不懈”之过、“思考”之过、“斟酌”之过，而是我们的水平有限所致。

由于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发行、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因而能够按预定计划同读者见面。借此机会，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忱！

文清源

1997年2月28日于岳麓山下

1998年12月18日修改

序

赌博这个旧社会遗流下来的恶习，虽然是由以娱乐消遣为旨趣的游戏演化而来，且依然保留着游戏的伪装，但实质上却已经蜕变为以赌取钱物为目的的纯功利行为，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寄生思想和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它集游戏娱乐与赌取钱物为一体，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很强的生命力。尽管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与宗教信念都蔑视一切投机蒙骗、赌取钱物的行为，所有的社会控制系统都在不同程度地制裁、禁止赌博活动，但赌博依然存在并绵延数千年。它生存的空间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广阔，它流变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悠远。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赌博方面也不甘人后，从夏朝的“六博”出笼，到清代中后期麻将问世，至少也有五千年的赌博历史。到了近代，随着传统社会逐渐解体和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逐渐失落，社会控制系统陷入紊乱无序状态，赌博因此获得更为适宜的社会环境而乘隙凸起，以至出现了清末和民国期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赌博狂潮。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三四十年代，更是赌祸横流，赌风尤为猖獗。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明令取缔大陆上所有公开或地下的赌场、赌局，禁止一切赌博活动，惩办了一大批赌头、赌棍，并在全社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赌博教育运

动，致使流传了几千年的赌博顽症，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境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其他种种原因，赌博又在我国城乡一些地方沉渣泛起，死灰复燃。而且无论在赌博种类、形式，还是大众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上，都既有对传统赌博的承袭，又有现代化的创新，如利用电子仪器赌博、电子游戏机、吃角子老虎机等，在过去是未曾有过的。它不仅严重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造成家庭矛盾和纠纷，而且严重影响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直接诱发贪污、盗窃、诈骗、伤害、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扰乱社会治安，因此，赌博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公害。查禁赌博，刹住赌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是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本人素与赌博无缘，只是出于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走出误区”丛书编委会编委张浩学友和文援朝先生之约，作了一点调查研究和组织策划，并经我的研究生武汉市政法委调研处郑德亮处长、武汉市公安局秘书处查国政和余爱林副处长的推荐，特邀屈明女士执笔撰著《赌博论》一书。将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深陷赌博误区的读者和关心禁赌工作的读者，目的是唤起全社会对禁赌的关注，引导人们从事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有益于社会的娱乐活动。

屈明女士撰写的《赌博论》，主要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采取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以生动的笔触，丰富的史料和案例，旁征博引，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赌博的本质、特性和社会危害性，区分了赌博与游戏、闲暇生活中的赌博现象与赌博犯罪、赌头赌棍与一般参赌群众的界限，阐述了赌博和赌博心理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赌博的历史流变，介绍了西赌东渐、民

国赌博黑幕和香港、澳门的赌博业，研究了当代社会赌博沉渣泛起和屡禁不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查禁赌博、综合治理的对策和建议。不足之处，是对禁赌的历史和法理未能展开研究。但作为一种“负面文化研究”成果，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预期，它的问世必将促进游戏活动的健康发展，对稳定社会秩序产生积极影响。

曹仁杰

1999年3月于湖北省行政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赌博的本质与特性·····	(1)
一、赌博及其本质·····	(1)
二、赌博的形式·····	(8)
三、赌博的特性·····	(14)
第二章 赌博的起源与流变·····	(18)
一、赌博流变的社会历史原因·····	(18)
二、古代赌博源远流长·····	(25)
三、晚清赌博概观·····	(58)
第三章 民国赌博 花样翻新·····	(79)
一、民国赌潮迭起·····	(79)
二、民国赌博黑幕·····	(99)
三、近代上海赌博·····	(127)
第四章 西方赌博分析·····	(141)
一、西赌概况·····	(141)
二、西赌的特点及趋势·····	(156)

三、西赌的社会根源和危害·····	(162)
第五章 香港、澳门的赌博业·····	(166)
一、香港的赌博业·····	(166)
二、澳门的赌博业·····	(189)
第六章 西赌东渐 沉渣泛起·····	(235)
一、近代西方赌技的传入·····	(235)
二、赌博在中国大地沉渣泛起·····	(247)
三、闲暇生活中的赌博现象分析·····	(253)
第七章 赌博心理及赌博的社会危害性·····	(260)
一、赌博心理及其产生的根源·····	(260)
二、赌博的社会危害性·····	(269)
第八章 查禁赌博 综合防治·····	(275)
一、赌博之禁 社会控制·····	(275)
二、警钟长鸣 综合防治·····	(291)
主要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11)

第一章

赌博的本质与特性

一、赌博及其本质

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但是，人类除了必须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娱乐和消遣等其他精神需要，娱乐和消遣的需要可以说是构成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主观动因。舞蹈、游戏、运动等娱乐活动几乎见之于各个民族。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地球上所有民族都有玩具的发明，我们现在所有能想象的一切室内游戏，从智力性游戏一直到根据机会原则而设计的游戏，在初民社会中也都能找到先驱或同类之物。有了斗勇、斗

智、斗运气的游戏，自然会有胜负输赢之分，随之也就形成了一种博的意识。尽管我们尚无充足的根据说明，赌博是人类嬉戏取乐之本性的必然产物，但是赌博与游戏结成了一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联体怪物，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譬如，下棋、打牌、斗蟋蟀、斗鸡，甚至体育竞技比赛，均可产生赌博。

游戏一旦与利益、财富、金钱的获取与丧失相联系，便更具竞争性、刺激性、投机性和危害性。纵观历史与现实，赌博引起的灾难和不幸甚烈。君主好赌，导致朝纲不振，亡政倾国；百姓好赌，往往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所以，自古以来，正直的人都将赌博看作洪水猛兽，对之深恶痛绝。从有关劝人远赌的俗语，便可见一斑，如“十赌九输”，“久赌必输”，“赌局即骗局”，“赌博、赌博，越赌越薄”。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斗鸡、走犬（跑狗）、六博、弈、投壶等活动，其中大多数均有比赛式赌博性质。当时市井小民以博棋赌钱财已成风气，由此足见赌博与娱乐只有一步之遥。

经过上千年的流转演变，我国的麻将牌戏由晚唐的叶子戏和天启的马吊递演而来，受到宣和牌、花和牌、花将牌的影响，几乎集我国博具之大成。随着国人下南洋、闯欧美，麻将此种“国粹”也走向世界。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打麻将都极为流行。在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还有政府特许开设的麻将游乐场。在儒教文化圈，或称为汉文化圈内，麻将牌是一种源远流长、颇具文化特色的游戏和赌博项目。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与宗教信仰都蔑视一切利用冒险和投机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因此虽然赌博自古有之，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是游戏与娱乐的附属品。真正把赌博造就成巨大的经济产业，形成一种可

以使相当一部人接受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且向全世界进军以后。例如，源自于英国贵族的赛马游戏，目前已在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变成了民众性的赌博游戏。据称，香港 60% 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是赌马的常客。法国和北美的彩票，也是万众参赛、生意兴隆的赌博项目。而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赌城，更是世界赌博文化的荟萃之地，无论是花样、规模，还是现代化的经营手段，都堪称一流。

可见，赌博首先是一种游戏，在其初始状态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娱乐的需要。中国古代将其称之为“博戏”便是注重其嬉戏娱乐功能的典型反映。在西方，早期赌博游乐的成分更重。在英语词汇中，“赌博”（gamble）和“游戏”（game）不仅词根相同，而且往往互相包含，交叉使用。如 game 的词义既是游戏、运动、娱乐、玩耍，又有“赌博”的意蕴在内。美国有一份专门性杂志，名称就叫《游戏与赌博》，很自然地反映出西方人游戏与赌博同一的观念。

赌博既然源于游戏，归类于游戏，便必然具备有游戏的一般特征。首先，它具有娱乐性，没有娱乐就不成其为游戏。其次，它具有参与者共同遵循、易于操作、熟悉的共同规则，使人在可凭依的规则下进行乐此不疲的游戏活动。赌博作为游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参与类游戏，其中包括纯粹智力、体力型游戏和投机型游戏。智力、体力型游戏有围棋、象棋、桥牌等；投机型游戏有麻将、吃角子老虎机、轮盘赌等。另一类是观赏类游戏，如斗鸡、跑马、跑狗、回力球等。中国古籍上称“斗鸡鸭观其力，角狗马观其驰，盖上至帝王下至闾里皆好之”^①，即指此类。

当然，赌博又是一种特殊的游戏。这种特殊性，从游戏活动

^①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下集，上海书店 1985 年版，第 657 页。

的方式来说，参与者往往是以财物作赌注来比输赢；从游戏本身来说，既有“博”这种强烈的竞争性，又有其胜负取得的极大的偶然性。“博”的属性使游戏因激烈的胜负之争而有强烈的刺激性，人们在好胜心的驱使下，忘掉游戏本身周而复始的某种单调沉闷感，使娱乐性功能得以进一步强化。而偶然性则更使胜负之争蒙上一种先定的神秘命运色彩。在一个共同游戏规则之下，参与者取得胜负的机会看似均等，实则偶然。由于随机性和或然率的作用，胜负的取得不但不取决于参与者的体力和智力素质，甚至也不取决于当下的客观条件（牌的好坏往往与胜负没有必然联系），这在投掷类游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偶然性在赌博游戏中的这种作用，古人早就有充分的认识，如东汉大文豪班固在《弈旨》中说：“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为平也。”这就是说，每一局、每一次赌博，胜负与赌博参与者素质的优劣，并不存在直接关系，优者不可能稳操胜券，而劣者侥幸取胜是常有的事，赌博没有公平可言。

在英语中，“gamble”既解释为赌博，同时又有投机、冒险的意思。正是由于各种带有侥幸、投机和冒险的赌博游戏活动，使参与者取得胜负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很强，往往能使参与者获得一份意外的惊喜，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游戏的娱乐性，而且吸引人们愿意参与这种活动。嗜好这类游戏者往往就是冲着这份“意外”而来的。另外，又由于这类游戏对参与者的智力和体力不作要求，胜负全凭机遇、侥幸和投机，也使它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大众化娱乐形式。如在我国，麻将是大众（即男女老少）都能参加的雅俗共处的游戏，它虽然也有一定的智力要求，但主要是凭运气，主观意志和智商因素不起决定作用。因此，只要能够认识麻将牌面的字，都可以上桌一博。这也是打麻将成为“国赌”的

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赌博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游戏只是赌博的外壳，或者说只是它的一种非本质的属性，而赌博的实质和要害是赌取钱物，是一种不合法的金钱搬运术。那么，究竟什么是赌博呢？

在我国 1997 年出版的《新刑法解释》中是这样阐述的：“赌博，是指用斗牌、掷骰子等形式，靠机运和侥幸拿钱财作注比输赢的行为。”赌博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金钱搬运、财富转换是在游戏过程中进行的。赌博与游戏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从时序上来看，不但赌博起源于游戏，而且一般人迷恋上赌博，都是从游戏开始的，被游戏的趣味性所吸引，被不劳而获的投机性所诱惑，由游戏的层次进入到赌博的层次。但赌博并不把游戏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娱乐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和引人上钩的诱饵。对于一般人来说，小数额的押注可能是游戏、赌博兼而有之，既有娱乐休息的乐趣，又抱有一线侥幸赢钱的希望。但对于真正的赌徒来说，赌博就是追求输赢效果，不带任何娱乐游戏性质。如麻将，是举世公认的趣味性、娱乐性很强的游戏，但对于纯粹的赌徒来说，它只是一种赌博的工具，形式越简单越好，速度越快越好。

人们总是将黄、毒、赌并列在一起，同视为人类三害，其实这三害的面目是各异的。大体上，黄与毒，尤其是毒所表现的反社会、反文化的“恶”是直露的，而赌的面孔则比黄与毒要复杂得多，它不仅用了许多虚假甚至合理的环饰来包裹其“恶”的内核，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消遣、娱乐的旗号，在大庭广众之中，在特定的公开场合进行，被社会大众所认同，所接受，并形成一种赌博文化。所谓赌博文化，指的是在赌博群体中，在赌博这种违法行为的实施中所形成的（没有明文规定的）共同的习

惯、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等。这种赌博文化对赌徒们来说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赌博的面孔圆滑而多变，它既荒唐，又“合理”；既行恶，又似乎“向善”。它有时是一杯让人欢悦沉醉的美酒，更多的时候却是一剂使人痛彻肺腑的毒药，它让人既厌恶又留恋，欲行又止，欲罢不能，它软硬不吃，屡禁不止。

正是由于赌博将游戏与投机、赌赢三者作了天衣无缝的粘接和融合，能够满足人们在心理、精神、物质等不同层次的需要，因此才备受青睐，对人类具有长久不衰的诱惑力。从游戏的层面上来看，它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强烈的竞争性和独特的随机性，能满足人类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生理、心理需要。人类需要游戏，其生理、心理需求是多重的，或是为强身健体，放松身心；或是图一时之快，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或是为陶冶情操，娱情怡性；或取其“热闹”，在激烈的争斗之中获得快感，物我两忘；或追求“寂静”，在较智伐谋过程中领略人生奥妙，求得精神慰藉。游戏既是人生乃至社会生活的一种模拟，更是人类完善自我，使人的天性复归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和途径。

从物质需要层面上来看，赌博迎合了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财富，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特别强调经济效益，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不仅不错，而且深受称道。但关键是要看通过什么手段去获取利润。赌博不仅手段是非正常的，而且形式与过程也完全是非理性的，即输赢全无把握，完全靠投机取胜。然而，在输赢概率里毕竟还有赢的比率，哪怕只是极少极少的赢率，这就给赌徒以侥幸、投机的一线希望，赌博正是靠这一点赢率给赌徒以刺激作诱饵使其拼命去博、至死不悔的。古今中外也确乎不乏赌徒赌赢暴富的实例。例如，1981年9月9日，韩国的一名中年流浪汉在美国沙漠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外徘徊，当时他的手中仅仅只有

三枚硬币。输赢 50% 的概率促使他下定决心进去碰碰运气，当他将筹码塞进吃角子老虎机，扣动扳机时，奇迹出现了，哗啦哗啦的硬角子倾泻而出。整整一天一夜，他连赌连赢，一位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一夜之间便成为拥有 25 万美元，声震赌城，甚至名扬全球的富翁。这位流浪汉的传奇故事，对于赌博爱好者来说，简直太富有刺激性了。24 小时之内，穷人与富人之间角色位置转换，这不能不使人们惊异赌博的奥妙、感叹命运的无常。但是，赢的概率毕竟只有 50%，甚至更小，输是必然的，赢绝对是偶然的。赌博者在理智上也深深明白这一道理。但是，人的投机天性却驱使其丧失理智，逾越常规去狠命“博一记”。谁都希望自己成为好运的宠儿，让那有限的赢率惠顾自己。于是尽管一输再输，只要手中有一个铜板，一次机会，就要去为那一线希望作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博”。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早年曾在德国著名的赌城巴登深陷赌海，对这类心态有过逼真的描绘：

输光了，全输光了！走出赌场一看，背心口袋里还有一个古丁。我想，这么说，还有钱吃顿午饭！但走了一百步，改变了主意。又回去了，我把这个古丁押在“空门”上。的确，这真是一种特殊的感受：孑然一身，客居异国，远离家乡和朋友，不知明天何以充饥，却把最后一个古丁押在赌台上！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已是不可救药的人么？但我为什么不能死而复生，只要沉住气，我就能在一小时之内扭转我的命运！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赌博原来是一个集游戏娱乐与投机敛财为一体的多面兽似的大怪物。因此，不难看出，游戏娱乐为赌博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赌博化俗为雅。而投机取

胜、以少博多、赌取钱物、唯胜是图，才是赌博的本质。

二、赌博的形式

中国的赌博有悠久的历史。从古到今，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花样不断翻新。古代时，赌博形式主要有：六博、樗蒲、握槊、双陆、长行、骰子戏、采选诸戏、骨牌、马吊等。晚清时，赌博形式增多，主要有：花会、白鸽票、山票、铺票、压宝、压骰^①和番摊、闹姓、“上大人”纸牌、斗蟋蟀、斗鹤鹑、麻将等。到了民国时期，赌博花样翻新，主要赌法有：麻将、花会、白鸽票、枪场、斗蟋蟀、回力球、山票、铺票、番摊等。旧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缩影，特别是自从帝国主义开辟上海租界开始，各种赌博应运而生，赌博种类繁多，如：彩票、麻将、牌九、摇摊、番摊、跑马、跑狗、回力球、挖花、轮盘赌、套签子、铜宝、花会、吃角子老虎机、扑克、赌台、总会、公馆赌博等。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几乎是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武力侵略中国领土时开始，西方的赌博技艺逐渐传入中国。西赌东渐，其形式主要有：赛马、跑狗、回力球、彩票、轮盘赌、吃角子老虎机、扑克、弹子等。

上述种种，是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赌博形式的大荟萃。传统赌种除了一些已被历史淘汰的品种如六博、樗蒲、闹姓之类外，大部分为当代赌徒所承袭。首先，麻将仍然是赌类正宗，是国人普遍嗜好的“国赌”。当然，传统赌种在被当代人承袭的时候，多有变化损益，总的趋势是向直露的追求输赢目的的

^① 骰，音 xìn，“𧰨”的古体字。